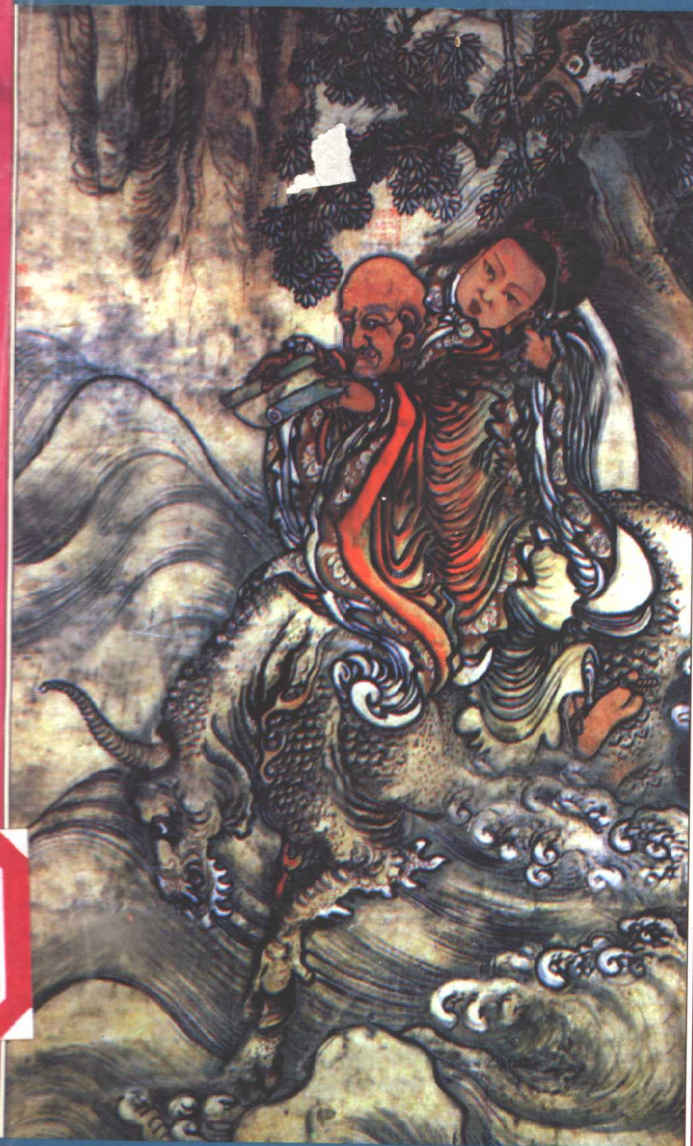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方玉经典武侠作品专辑



湖海游龙

东方玉 著



海南出版社

湖海游龙

东方玉 著

—

海南出版社

湖海游龙

东方玉 著

二

海南出版社

湖海游龙

东方玉 著

三

海南出版社

琼新登字04号

封面设计：阿 邹

版权登记图字：30—1996—02号

独家授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湖海游龙

东方玉 著

责任编辑 刘宇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中南彩色印刷厂印刷

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4 字数：47万字

印数：1—6000

ISBN7—80617—879—1/I·159
全套（三册） 定价：29.80元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及时向承印厂兑换）

内容简介

江湖上素有“南鹰北雕”之称。南鹰便是金眼神鹰祝天佑；北雕即是铁翅雕陆福葆。他们的名声虽然并驾齐驱，但是他们却志不同，道不合。只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，他们是同门师兄弟，总究血浓于水！

这个故事发生在清代乾隆时期，和坤为高宗所宠，权势显赫，不可一世。朝中王公贵族，谁不仰承他的鼻息？真是权倾朝野，一手遮天！就在此时，却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皇上亲赐的一颗宝石顶戴在主人踌躇满志，宾朋同声阿附之际，被圣谕追回。然而这圣谕竟不是皇上下的谕旨。到底是何人所为？和坤怒不可遏，限三日内破案。这付差事落到了京城总捕头陆福葆身上。因此，便有了“南鹰北雕”联手，掀起了江湖中的一场轩然大波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37)
第三章	(74)
第四章	(108)
第五章	(138)
第六章	(144)
第七章	(165)
第八章	(180)
第九章	(211)
第十章	(221)

目 录

第十一章	(251)
第十二章	(264)
第十三章	(305)
第十四章	(325)
第十五章	(343)
第十六章	(369)
第十七章	(381)
第十八章	(420)
第十九章	(442)
第二十章	(462)

目 录

第二十一章	(503)
第二十二章	(544)
第二十三章	(584)
第二十四章	(628)
第二十五章	(672)
第二十六章	(713)

第一章

清代乾隆朝，和坤秉钧，政以贿行，弄权鬻货，吏治腐败，但和坤为高宗所宠任，权势显赫，在朝王公大臣，谁不仰承他的鼻息？

真是权倾朝野，只手可以遮天！

但就在他势焰正盛之时，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！

当时就因为政风败坏，酿成川楚教匪之变，和坤又任意的稽压军报，并令各路统军将帅，虚报功绩，向坐在九重之内的皇师邀功。

就这样，和坤居然得以晋封公爵，而且还钦赐了一颗宝石顶戴。

自古以来，会做官的人，都懂得趋炎附势，和坤圣眷日隆，平日里公卿大夫和各省督抚司道，要攀货权门，巴结孝敬，削尖了头，钻尽门路，都钻不进去。

这回和坤晋公爵，钦赐宝石顶，正是大好机会，上至王公，下至司道，莫不趋之若鹜，纷纷往相爷胡同道贺。

当然，道贺是名，孝敬是实，一连几天，车水马龙，整条街上，车马塞道，大摆长龙。

和坤意气飞扬，自是不在话下，但人家既然“意思”

过来，他也不好不略表谢意，于是就在相府之中，大张筵席，作为答谢。

得能应邀赴宴的，自然都是当时在朝的王公大臣，侍郎以下的官儿，只怕连边也挨不上，酒过数巡，和坤以主人的身份，起立致谢，提到钦赐宝石顶，不觉口沫横飞，自称本朝除了亲王以外，得到这项殊荣，不过有限几人，他是年纪最轻，蒙恩最早的一个，言下大为自得。

正当主人踌躇满志，宾朋同声阿附之际，忽报中使贾旨而来。

和坤急忙具衣冠，开中门，跪迎接旨，圣谕上竟说有入参他掩饰边事，克扣军饷，姑念前功，不予深究，着即追回宝石顶。

和坤跪伏地上，汗流夹背，中使收过宝石顶，便自上马而去。

和坤平日恃宠骄横，这件事自然是大失面子，心中既惭又惧，第二天就称病没去上朝。他本是乾隆帝的宠臣，皇上听说他忽然生病，就特派太医前往相府诊治，看病赐药的太监，此去彼来，不绝于途。

和坤本来没有病，眼看圣眷仍隆，不觉稍安。过了两天，上朝谢恩。

乾隆帝在便殿召见，看他没戴所赐宝石顶，不觉问道：“前几天朕赐你宝石顶，怎么不戴？”

和坤慌忙跪倒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小臣无状，有负圣恩，陛下已经追回，臣岂敢再戴？”

乾隆听罢，深感诧异，说道：“朕并无追回宝石顶戴

的谕旨。”

查内阁和吏，礼两部，也都不知其事。和坤又惭又怒，辞帝出朝，立命步军统领和九门提督衙门，严限三日破案。

× ×

× ×

× ×

九门提督衙门，每一个人，都像热锅上的蚂蚁！

这时快近晌午，一个身穿蓝布大褂，年约五十上下的瘦老头儿，满脸大汗从侧门直奔签押房。

他还没到门口，里面已经有人轻咳一声，问道：“是陆老总么？”

瘦老头儿忙应道：“正是兄弟。”

签押房缓步踱出一个貌相清瘦的瘦长者，含笑问道：“陆老总辛苦了，不知可有眉目？”

两人一起进入签押房。蓝褂老儿双眉紧蹙，微微摇头道：“这桩事棘手的很，兄弟手下的人，从昨晚到今几个，全体出动，整个京城差不多全踩遍了，连一点眉目都没有，因此，兄弟只有来找孔师爷，帮个忙……”

清瘦老者睁大双目，露出诧异之色，望着蓝褂老儿，耸耸肩道：“陆老总要兄弟帮忙？兄弟帮得上忙么？”

蓝褂老儿道：“兄弟想来想去，只有孔师爷能帮兄弟这个忙。”

清瘦老者道：“此地没有外人，陆老总但说无妨，兄弟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，自当效劳，只是……”

蓝褂老儿拭了一把汗，连连拱手道：“多谢孔师爷。”

清瘦老者笑道：“大家都是自己人，陆老总还说什么

客气话？老实说，这件案子，还得仗你陆老总，不然，连督帅都担当不起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

蓝褂老儿连应了两声“是”，才道：“所以……兄弟……唉，和中堂三天限期，实在太短促了，兄弟的意思，想请孔师爷在督帅面前帮衬着说个情，最好请督帅会同绵帅，跟和中堂讨个情，宽限些日子……”

清瘦老者一手托着下巴，微微摇头，又点点头道：“三天确实太仓促了，这自然是他一时气愤之言，但要督帅会同绵帅去讨情，只怕是不太容易吧？”

蓝褂老儿道：“所以要请孔兄帮这个忙。”

清瘦老者道：“咱们不妨跟督帅去说说看，但不知陆老哥要宽限多少时日？”

蓝褂老儿道：“不瞒孔兄说，现在兄弟是一点把握也没有，只有走一步，算一步，如能有个十天半月时间，兄弟就抽得出时间，去一趟开封府。”

清瘦老者道：“陆老哥到开封去作甚？”

蓝褂老儿道：“这件案子，兄弟自知无能为力，只好去讨救兵了，兄弟有一个师兄，姓祝，字天佑，在开封府开设天佑镖局，交游广阔，江湖上黑白两道，都卖他一点交情，不像兄弟，六扇门里的人，和道上朋友只有结怨，永远也没办法套交情的，兄弟想来想去，只有把敝师兄请来，才有破案的希望。”

清瘦老者点点头道：“这也是实情。”

蓝褂老儿又道：“只是还有一件事，也要孔兄鼎力相

助。”

清瘦老者奇道：“陆兄还有什么事？”

蓝褂老儿道：“兄弟想请孔师爷在督帅面前，务必玉成其事，就是请督帅把兄弟的家小，收押起来。”

“收押陆老哥的家小？”

清瘦老者脸上先有惊疑之色，继而豁然笑道：“陆老哥这是苦肉计！”

蓝褂老儿尴尬的苦笑了笑：“除此之外，兄弟实在另无善策了。”

× × × × × ×

开封为五代及北宋故都，旧称汴京，据黄河南岸，为中原首府。城中街衢宽广，店肆殷盛。

“天佑镖局”座落在西横街底。

这里已经没有大街上那样熙攘往来的行人，店铺也疏疏落落的，并不太多，但这条街上，还是相当热闹。

热闹的只有一家，“天佑镖局”。

虽然只有他一家；可也经常挤满了半条街。

那是进进出出的镖师、趟子手、和一辆辆的镖车，有时装满了银梢的镖车，在街上摆着长龙，路人为之侧目。

四月清和雨乍晴！

金色的骄阳，照在宽阔平整的街道上，经过多少人践踏，石板还是那么泥泞！

“天佑镖局”黑底金字招牌，在阳光映照之下，闪着熠熠金光，看去耀目得很！

开封府里，共有九家镖局，家家都有来头；但论生意

大，信誉好，就要推天佑镖局首屈一指。

那是因为“天佑镖局”总镖头金眼神鹰祝天佑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在江湖上人缘更好，黑白两道吃得开。

同时，江湖上也知道金眼神鹰祝天佑有一个师弟，叫做铁翅雕陆福葆，在京里当总捕头。江湖上，虽是亡命之徒玩命的所在，但大家多少对官家总有些顾忌。

就这样，“天佑镖局”一帆风顺了二十年。

江湖上因此也有“南鹰北雕”之称。

当然，这四个字传到金眼神鹰祝天佑的耳朵里，大为不满！

那是不满人家把他和身在六扇门里师弟排在一起；但不满尽管不满，他和铁翅雕陆福葆是同门师兄弟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同门师兄弟，总究血浓于水！

“天佑镖局”是一座五间门面的石库门房子，清水砖墙，高大的门楼前，掩映着白底黑字的“天佑”镖旗，更显得甚是气派。

两个穿着一身青布劲装的趟子手，坐在院子里一条长板凳上，翘起二郎腿，东西南北的闲吹。

这时，一阵马蹄声，从街上传来。只要听蹄声匀称有规律，这匹马一定跑得不徐不疾。

蹄声及门而止，自有门口专门接待客马的小厮，接过马匹。

接着但见从门外走进一个身穿蓝缎团花长袍，年约五旬上下的瘦老头儿！别看他瘦，却生得满面红光，两鬓虽

见花白，双目却炯炯逼人，腰干挺得笔直。光是从门口走进院子，这几步路就虎步龙行，气概不凡。

干趟子手的人，眼睛就要生得比狗还灵，这是职业训练出来的，他们只要一眼就能看出你祖宗八代，有没有男盗女娼传下来的劣根性？

此刻这两个趟子手，自然一下就已看出这进门的瘦小老儿决非常人！

两人不约而同，迅快的站起身来，左首一个更不怠慢，抢先趋上一步，抱拳拱手，说道：“你老找谁？”

瘦老头儿含笑还礼，说道：“老哥请了，兄弟是找总镖头来的，总镖头在么？”

一开口，就找总镖头，自然是大有来历的人！

那趟子手陪笑道：“在，在，你老贵姓，小的好进去通报。”

瘦老头儿微笑道：“如此多谢老哥，兄弟陆福葆。”

“铁翅雕”！

那趟子手吃了一惊，连忙拱手道：“原来是陆老爷，请，请，你老请到客厅待茶，小的立时进去通报。”

说着，连连肃客，把陆福葆让进了客堂，然后急匆匆往里行去。

陆福葆刚刚落坐，就有一名汉子送上茶来。

过没多久，那趟子手领着一个青衫少年走了出来。

陆福葆转脸看去，只见青衫少年约摸二十出头，生得剑眉星目，唇红齿白，好个一表人才！

青衫少年早已跨上一步，拜了下去道：“小侄祝文辉，

见过陆师叔。”

陆福葆一把扶起，惊喜的道：“你是文辉贤侄，哈哈，快有十五年不见，贤侄已经长大成人了。”

祝文辉恭敬的道：“家父正在书房恭候，小侄替陆师叔带路，请。”

说着，就陪同陆福葆往后进去。但见院子中间放着不少盆栽花卉。三面长廊，竹帘低垂，显得份外清幽！

祝文辉领着陆福葆不走中间，却朝天井右首两排盆花中间走去，掀起竹帘，躬躬身道：“师叔请进。”

陆福葆也不客气，跨上石阶，迴廊迎面，就是一个圆洞门。那是左厢，一排三间，中间是圆洞门，两边各有一排花格子窗。正是师兄金眼神鹰的书房。

陆福葆十年前来过一次，看来还是老样子。

他刚跨进走廊，只听书房中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，快到里面坐。”

陆福葆听到师兄的声音，赶紧叫了声：“师兄，小弟是给你请安来的。”

随着话声，急步趋入书房。

书房，自然是窗明几净，布置精雅。在幽静的花格子窗底下，放着一张雕刻精细的紫檀靠背椅。

椅上半靠半坐着一个浓眉鸱目，同字脸的老者，右手盘着两个铁胆，左手捋着花白胡子，看到陆福葆进来，靠着的人，上身挺了挺。

陆福葆趋近椅前，神色恭敬的拱了拱，说道：“师兄，你好。”